

Time Vision
时光幻象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韩松卷

看的恐惧

◎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组编 ◎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

今天，日本人的鼯鼠机器人，钻穿了我们的输水管。这种机器人，可在月面以下四五千米钻来钻去，探测矿藏。输水管连接着南极的水厂。在那里，我们把水冰采掘出来，为各个基地提供基本的生活和生产保障。我们的人设了一个电子鼠夹，逮住了那个鼯鼠，把它吊在基地桁梁上。我们让日本人来领老鼠。冈村是日本月球村的副村长。我们的张政委与他谈判赔偿的问题。冈村表示愿意帮我们修复水管。但我们不同意。因为，那些水管连接着几个秘密的实验室。

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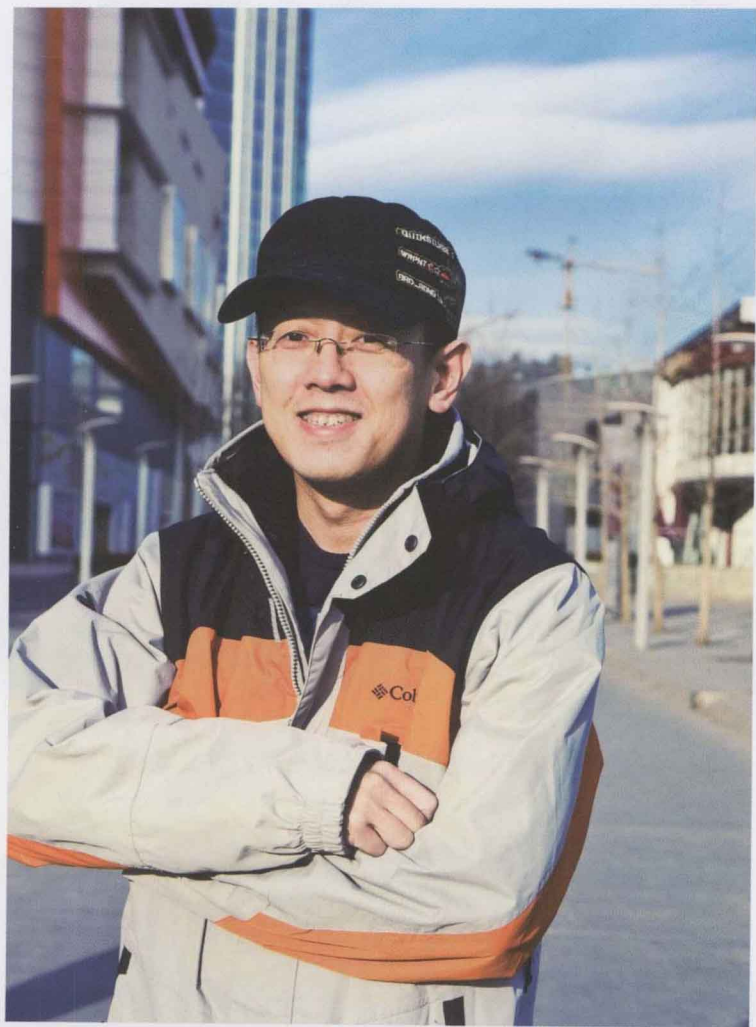
韩松卷

看的恐惧

◎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组编
◎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李松

2011年，韩松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2011年，韩松在上海参加科幻讲座途中。



2011年，韩松与董仁威参加《流浪地球》首发式。



作家小传



韩松（1965—），生于重庆，著名科幻作家，新华社高级记者。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及法学硕士学位。1991年进入新华社，历任记者、《瞭望东方周刊》副总编、执行总编，现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副会长。

韩松自中学时代开始涉足科幻文学创作，其早期代表作品《宇宙墓碑》于1991年获世界华人科幻小说首次征文大奖，此后多次获中国科幻银河奖，2010年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科幻作家奖。其科幻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红色海洋》、《地铁》、《火星照耀美国》，中短篇小说《宇宙墓碑》、《星河的生日》、《看的恐惧》、《进化的腥膻》、《春到梁山》等。

韩松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其作品独树一帜，以诡异隐喻的文风见长，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中国科幻文学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是中国“新生代”重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美国《新闻周刊》（世界版）、专业科幻评论期刊《轨迹》，英国专业评论期刊《基础》等，都发表文章介绍过韩松在科幻文学方面的成就，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除科幻小说外，韩松还撰写了大量报道中国文化和动态的新闻和专访，参加过神农架野人考察，参与或单独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人造人》等。

序



人民邮电出版社邀我主编一套“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是科幻研究方面的专家，只是一个传记作者。不过，我对写作科幻作家的传记有特别的爱好，采访过不少有名的科幻作家。

我追踪华人科幻作家的人生道路已长达30多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对郑文光作过多次深度采访，80年代初又对童恩正进行过深度采访，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采访过的科幻作家更多了。

在采访过程中，我近距离接触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幻作家，他们以科学为武器，做“赛先生”的战士，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添砖加瓦，为人类的未来出谋划策。

我斗胆将华人科幻作家分为四代。第一代为20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科幻作家，如顾均正等，我把他们称为“古生代”科幻作家。我对“古生代”科幻作家没有什么研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把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83年，中国科幻作家被封杀为止的第二代华人科幻作家，称为“中生代”科幻作家。我对大陆地区的“中生代”科幻作家比较熟悉，深入跟踪采访了其中五位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家——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和王晓达。对“中生代”中大陆地区的其他著名科幻作家，如肖建亨、金涛、魏雅华、姜云生等，以及港台地区和海外的著名科幻作家，如倪匡、黄易、张系国等，虽看过他们的不少作品，但或无缘相识，或没有深入采访，不便说什么。我只对台湾地区的黄海进行过

采访，对他的儿童科幻作品很赞赏。我的小孙女对我说，她很喜欢黄爷爷的科幻童话。

第三代科幻作家是“新生代”科幻作家，这不是我命名的，但我认同这个叫法。“新生代”科幻作家是“中生代”科幻作家整体陷入沉寂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坚守科幻阵地的科幻世界杂志社精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并在90年代形成了气候。他们与“中生代”科幻作家几乎没有传承关系，很少看前两代科幻作家的作品，走着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追逐他们的上百万的科幻迷队伍。我采访过“新生代”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吴岩、星河等，并写了前五人的评传。

第四代科幻作家是21世纪涌现出来的新锐科幻作家，科幻理论界有的称他们为“后新生代”科幻作家，有的称他们为“更新代”科幻作家，我比较认同“更新代”科幻作家的叫法。我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写了《21世纪新锐科幻作家巡礼》一文，向广大读者重点推荐了12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锐科幻作家——江波、陈楸帆、拉拉、谭剑（中国香港）、迟卉、墨熊、宝树、夏笳、飞氲、李伍薰（中国台湾）、程婧波、长铗。

新锐科幻作家，即“更新代”科幻作家有什么标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采用的是下面三个鉴别标准：

一是从时间上讲，是在21世纪才开始发表科幻作品或“窜红”，而为读者所知的；二是从作品质量上看，这批科幻作家作品要有深度、有厚度，有各自的特色，有独创性，其风格不能用前三代科幻作家中的某一位作家的风格来概括，被称之为某某“第二”；三是从数量上看，要有足够多的作品，特别是长篇科幻作品，这样才能跳出“科幻圈”，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

要编好“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丛书，仅有对科幻作家人生道路了解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识别科幻人才及科幻佳作的非凡本领才行。这个本领我没有，于是，我邀请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辑，毕身从事“科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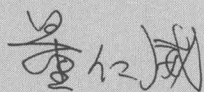
淘金”事业的著名科幻编辑姚海军，与我共同主编这套丛书。姚海军独到的慧眼，成就了许多“新生代”和“更新代”科幻名家，“淘”出了许多科幻名著。

姚海军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们商定先从我撰写的科幻名家评传《穿越，2012》入手，第一辑出版十位“中生代”和“新生代”的代表作家，包括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刘兴诗、王晓达、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和吴岩的选集。

第二辑则准备从我正在撰写的《更新代杰出科幻作家评传》入手，出版“更新代”知名科幻作家江波、陈楸帆、拉拉、谭剑、迟卉、墨熊、宝树、夏笳、飞氲、李伍薰、程婧波和长铗等人的选集。

这之后，再陆续编辑“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更新代”其他科幻名家的优秀作品，出版第三辑、第四辑……

总之，我们欲与人民邮电出版社合作，倾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织之力，向读者全面展示华人科幻作家的面貌，推动中国的科幻事业不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一份绵薄之力。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仁威' (Wang Renwei). The signature is stylized and fluid.

2012年6月10日

目 录



001 / 一个初三学生的日记 /
005 / 迷惑不解 /
009 / 保护区 /
015 / 沙漠古船 /
025 / 鼠 笑 /
037 / 地球战士 /
047 / 不要让老婆的幽灵在互联网上找到你 /
055 / 无名链接 /
067 / 看的恐惧 /
087 / 家 长 /
095 / 进化的腥膻 /
107 / 故乡畅想曲 /
121 / 中国捍卫新四大发明 /
127 / 未来的新华社 /
135 / 月球佚事 /
145 / 户 籍 /

151 /	星潮·建设者 /
193 /	深渊——十万年后我们的真实生活 /
231 /	水栖人 /
257 /	艾滋病，一种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 /
277 /	乌托国的故事（三则） /
293 /	记忆银行 /
317 /	闪光·阉割 /
349 /	星河的生日 /
365 /	二〇一二 /
385 /	后记：新的开始 /

一个初三学生的日记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星期六。阴（二十八摄氏度）

凌晨五点

一夜噩梦，昏沉沉的。

按下电键：荧光屏上的美国阳光灿烂。半夜的实况录在了记忆电路里。乳白色的航天飞机倚着发射架，像一只休眠的大蚕。然后它走了，遗下一柱浓烟在长空中久久系留。我感到若有所失，头昏得还想再睡，但并不疲乏。几天来的喜悦这时却都被一些不可名状的忧郁所代替了。

在我沉睡时，两只八十吨的固体火箭助推器已悠然地落入印度洋，巨大的外推进剂储箱也无声无息在大气中消熔殆尽，就像失手打碎的一个花瓶。

“阿瑟”号现在可能正在飞越我们的学校呢。我痴痴地坐着，老想着它会在太空中一下解体了。

上午

我没有心情加入同学们热烈的讨论，他们上起课来一反常态，老师们也很是激动。航天飞机！之前的一切都显得陌生遥远了。板凳挺扎屁股。罗伯特·克里平是第一次驾驶航天飞机的两人之一，他很有技术吧？奇怪我今天怎么把他的名字记得这么牢！同学们大谈着这位老英雄的经历。我始终惶惶无主，仿佛预感到了什么。“阿瑟”号要把一颗印度卫星送入轨道，还要……出事。

邻座想把我逗乐：嫦娥不戴氧气罩就飞上月球的不良后果是什么……

一九八一年来，这么久了，航天飞机一直没出过事。总让人感到不祥。外国人的东西，我心中没有底。头昏得凶。凌晨看的录像灰蒙蒙的。每小

时三万公里，太快了！下课。

中午十二点

天然气没有来，用公共储蓄烧菜。电视一天三次重复着新闻，爸爸从未这样关心过一次轨道飞行，他只是个汽车司机。我愈加烦闷恐慌，不敢瞧屏幕。

下午三时许

学校都停课了。我排在队伍中间，走进礼堂。里面有许多人，气氛很肃静。老师在调试一个巨大的投影屏。我和大家一齐坐下。

屏幕亮了，我感到自己在颤抖。“阿瑟”号在看不见的航线上爬行，一颗一颗摄像卫星，从不同角度拍摄它。看上去它并没有动，或者动得反常的小心。蔚蓝开阔的一大片颜色，弧形的地平线，所有的都很自然，不像要出事的样子。但是……

我不敢想下去。周围的人群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很安静，和屏幕上的气氛融在一起。

……机械手伸出机舱，缓缓地。一颗菱形的物理卫星掉了出来，然后慢慢地向深空逸去……一个斑斓的月亮，在屏幕一角浮着，太空安详极了。

我不安地动了一下。随后礼堂中灯亮了，同学们开始鼓掌，激动的校长开始讲话。讲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

晚上

校长和老师走进屋来。我忐忑地迎上去。他们满面春风，向我祝贺。爸爸高兴得不行。“虽然只是在飞机上租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可也是费了几年的劲。但毕竟大功告成了。这是外国航天飞机第一次携带中国学生的实验仪器，现在全国都知道我们了！”

然后我被告知，我得首先准备在明天接受记者的采访，因为我是学校“课外空间研究小组”的组长。当然，小组全体成员都得上电视。我深感惊讶的是，此刻我并没有多大的喜悦之情，至少，全息摄像机装配完工时的那种心境消失了。我只是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他们迷惑地看着我。

一切都已过去。

那台我们废寝忘食制作的摄像机，正在“阿瑟”号上安静地转着，为我们学校拍下一部不太长的地球资料片。我们只追求这次事件的内在含义。它工作得很正常，它是我们十二个同学和张老师用心血浇出来的。“阿瑟”号明天将在爱德华空军基地着陆，一切都会顺心如意的。克里平干了十年了。

（这一晚睡得很好，只做了一个梦：一架巨大的三角翼飞机载着一朵朵娴静的白云朝我悠悠地飘降下来，正好停在我的跟前。）

（写于1982年，当时作者为初三学生）



迷惑不解



是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才把我们的飞船造成这个样子的吗？

是的，下级。这正是传说中他们的那种飞船。

那么，上级，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他们出来迎接我们呢？

这个可能是他们还没发现我们的缘故。

但我们已绕着这个行星盘旋八圈了，而且您昨天还说过，他们好客极了。

这个大概是因为这个，因为——混蛋下级，你自己没有脑瓜吗？饶舌的家伙。

是的，上级。应该换一个话题。他们第一次登上他们的卫星的飞船叫……叫鹰。连这个都不能记住吗？

我是说他们现在一定比那时更发达了。

他们一定也像我们先生那样有效地思考问题吧。

是的，上级。我想是。

显然是！

但……好像这里的大气不像传说中他们居住的大气。

你居然敢怀疑我们走错了路吗？

当然不。不过大气中几种元素的含量很使人不安，特别是二氧化碳。这可能是他们不出来迎接我们的某些原因之一。

别相信直觉，现在连先生们都抛弃它了。你算什么东西，一堆破铜烂铁。

是的，上级。我是说我们要设法完成使命。

难道他们都被闷死了不成？难道你说先生们的先生们会灭绝而只剩下先生们吗？太可笑了。

我们可以跟先生们请示一下，让我们下去看看。

干什么？可以先在这里再绕个圈嘛，况且他们并没来迎接。设法找到一个人造卫星，据说这种东西一度挺多。

但走了这么久也没看见一点生气，这本身就说明不对头！冒犯您了。

真他妈的活跃加混账！——或者他们放出的卫星过一段时期都要收回去大修呢？这么久以来先生们一直都不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们要谅解这一点。

是不是打仗的时候怕把卫星打坏了，他们就把卫星都藏起来了呢？

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低级大脑，我鼓励你，再往深处想！

我想不出来了。

活跃得过了火了吧，物极必反。也许他们不再适合于在这种大气中生存，而搬到地下住去了。所以，也就不需要向外空发展。这是我新的见解。

不知我是否又冒犯您了：搬到洞穴里去住，不是又回到他们认为愚昧的原始时代了吗？

这个……低级大脑，闭上你的臭嘴！我是说他们把金星的大气改造好了搬到那儿去了！

遵照您的指示我们应该上金星。可是比您聪明十倍的先生们却命令我们到这儿来，这让下级无法理解。

笨家伙，这是因为他们既然能改造金星的大气也就同样可以改造地球的大气。

您是先生们之下最正确的了。显然我们找不到他们只是由于先生们长久和其脱离而有点儿不理解他们的缘故。

你的开窍使我不胜荣幸。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希望你能铭记这句名言。

所以直到现在还没发现他们出来迎接我们。

这里的某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和先生们输给我们的数据大为矛盾。

您也对先生们不恭了。

混蛋！我是像骂你一样骂了先生们吗？